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儿童文学汉译研究

——以《小公主》亮乐月译本为例

赵文婕*, 刘亚敏

太原理工大学文法与外语学院 山西晋中

【摘要】清末民初时期,美国女传教士亮乐月汉译了大量西方作品,致力于传播有关女性成长和儿童教育等方面的西式思想和文化,儿童作为未来国民的重要性得以体现。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视角,探究《小公主》译本中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三方面对于译者的操控。从而希望更多译者能够从亮乐月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改写活动中获得启发,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小公主》;亮乐月;儿童文学汉译;改写理论;清末民初

【收稿日期】2026 年 3 月 6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4 月 1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124

A study of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the rewriting theory

--With Laura M. White's *Sara Crewe*

Wenjie Zhao*, Yamin Li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ng, Shanxi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Laura M. White translat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Western works, committing herself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al concepts concerning female development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Through this process, she undersc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 as the future citizens of the nation. This paper drawing on Lefevere's theory of rewriting, examines how three key factors—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influenced the translator's approach in her translation of *Sara Crewe*. It is hoped that more translators will draw inspiration from White's rewriting activities, which were adapted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s of her time, 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isdom abroad.

【Keywords】 *Sara Crewe*; Laura M. Whit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Rewriting theory;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 研究背景

《小公主》是 19 世纪英美著名小说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的代表作之一,其被视为儿童文学的经典,该书主人公莎拉坚强勇敢、乐观善良的人物形象被人们津津乐道,至今深受世界各国儿童读者的喜爱。传教士译者亮乐月在 1913 年把这本书翻译成官话,先在《女铎报》上连载,于 1914 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单行本。通过与原文的对比,可以发现译者做了大幅改动,对该译本展开分析,能够揭示亮乐月在改写理论的制导下,如何完成对儿童文学的汉译实践。目前,有关亮译《小公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童形象分析及女

性主义发展、翻译策略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参考价值等方面^[1,2],但未涉及改写理论下对儿童人物形象重塑研究。基于此,本文以 Lefevere 所提出的翻译改写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聚焦于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汉译活动,考察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与赞助人系统这三重因素如何作用于传教士译者的翻译行为,从而揭示其背后的操纵机制,以此分析其小说译介对中国当代文化外译的现实价值。

2 清末民初时期的儿童文学汉译

王泉根(2003)以文学翻译史和儿童观的转变为基础,将清末民初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划分为四个阶段

*通讯作者:赵文婕(2000-)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太原理工大学研究生在读;

作者简介:刘亚敏(1983-)女,汉族,山西晋城人,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

中的第一阶段,证明其重要性。此时的翻译活动受动于传统儿童观的转变,当时的进步分子认识到“新国必先新民,新民必先革新儿童教育”^[3]。故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体现于反思和批判传统儿童观,以及引进西方的儿童学。近代中国的儿童文学教育主义经历了一系列演变,王泉根(1990)指出,这一时期的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将儿童文学视作启蒙教育的重要载体,认为其具有“启我同胞警醒”“有益民智”的社会功用。出版界开始发行《小孩月报》《童子世界》等报刊,至此,随着西方现代儿童观的传播,以及近代西学输入和民主启蒙的意图。清末民初时期的儿童文学汉译仅局限于儿童教育的视野,并未形成“儿童本位”^[4]。李文娜(2015)将这一时期概括为,“中国儿童在成人社会从被遮蔽到被发现,还未被赋予具有独立人格的完全的个人这一现代属性。”^[5]此时的儿童文学汉译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任然顺应了成人文学翻译的总体态势,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汉译基本上是译者的自发行为。

中国传统童蒙教育侧重于个体人格的涵养与道德行为规范的建构,其价值取向以内向化的伦理塑造为核心。相较之下,亮乐月的教育理念则展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主张在儿童身心愉悦的基础上,统筹宗教信仰的培育、良好品格与健全人格的养成、心智的启发以及体魄的锻炼,体现出对西方现代儿童教育多重元素的系统性吸纳。宋莉华(2012)指出,这一时期下亮乐月尤为重视近代女童的教育问题,主张女童应与男童享有同等的心智发展机会,这一立场在客观上填补了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女子教育的结构性缺失。清末以降,教育本已构成中国社会的重要公共议题,而以亮乐月为代表的来华女传教士,则通过编译与出版书籍的方式,将这一议题逐步“女性化”,使其主要转化为女性应承担的社会责任^[6]。

3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

比利时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于文化转向思潮中提出改写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于:翻译本质上是对原文的改写操作,而任何改写行为均受特定社会语境下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的制约。依据Lefevere(2004)的论述,翻译改写主要受制于三重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体系与赞助人机制^[7]。意识形态指社会意识形态,而诗学主要是指目标语文化中的主流诗学,赞助人指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及团体,如学会、宗教组织等组织机构^[7]。

改写理论为中国文学翻译研究构建了系统的理论

框架。依据该理论的基本命题,译者对原作所实施的改写行为并非主观随意之举,而是在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与赞助人机制这三重因素的交互制约下得以展开。由此,翻译活动得以被纳入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译者的主体性亦被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力量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可知,传教士译者亮乐月在《小公主》的汉译实践中,除需应对中英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外,其翻译行为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与赞助人机制这三重因素的操控。有鉴于此,下文将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具体分析,考察其在儿童文学汉译过程中对译者所产生的操纵作用。

4 《小公主》汉译过程中三个因素对译者的操控

4.1 意识形态

据Lefevere(2004)的界定,意识形态可划分为译者个体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两个层面^[7]。前者指向译者自身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后者则体现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涵盖政治立场、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维度,在根本上规约着社会的基本形态与运行方式。晚清时期译者并不在意是否忠实原文,以利于道德教化。亮乐月在翻译儿童文学时,就有意将儿童性格的养成、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培养融入到译文中去。

例一:幸虧她的性情能隨著她的境遇改換,又能立一個大的志向。所以她能收到苦盡甘來的效果^[8]。

例二:這真可以作貧窮人家小孩子的榜樣^[8]。

例三:我現在那有這個福氣呢?我在世上最歡喜的就是讀書^[8]。

在原作中,主人公撒拉的性格特征与形象塑造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小说开篇,撒拉出身富庶之家,待人亲和,举止平易;及至其父离世、家道中落,生活境遇急转直下,她却依然保持自立自强、积极乐观的精神品格。无论是在家境优渥之时,抑或身处困境之际,撒拉始终未显骄矜之态:她脾气温和,不事炫耀,关爱同伴,个性独立,呈现出一种深受众人喜爱的“公主”形象,而非保持着一副倨傲姿态。然而,在《小公主》译本第一回中,亮乐月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改写处理。她以如下方式对撒拉加以介绍:“这篇小说是说一个女孩子,起初家中极有钱财,她就自以为我是富家女子,自尊自大,目中无人了……”^[8]由此可见,在亮乐月的译笔之下,撒拉由原作中平易和善、个性独立的“公主”形象,被重塑为一个“妄自尊大、骄傲自满”的顽童式人物。

亮乐月此番改写,意在刻意拉开撒拉家境变故前

后性格特征的反差,从而为家境优渥的儿童读者敲响警钟——一切不可因财富而生骄矜之态。从意识形态操控的视角来看,这一处理方式折射出译者对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顺应与强化,通过对“骄奢致败”的道德警示,使译本承担起规训读者行为的教化功能,从而在儿童读者的接受层面发挥鲜明的警示教育作用。广学会在介绍这部译作时说:“将世态炎凉描写得深刻刺骨。最奇的是这女孩又由贫而富,是一本鼓励女子进取的小说,是青年女子不可不读的书。”^[6]通过接受清末民初社会意识形态而对译文进行改写,突出了亮乐月译本作为儿童小说鼓励女孩的用意。

4.2 诗学

在特定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之下,主流诗学作为文学形式、表现技法、典型人物与场景、象征体系及文学功能的综合构成,对翻译实践施加着深层影响。其对译者行为的规约作用,突出体现于措辞方式与句法结构的选择层面,构成翻译文本生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译者对原作实施改写,其深层动因往往在于使译文契合目标语文化中主流诗学的内在规约。为实现这一诗学层面的适配目标,亮乐月在《小公主》的汉译过程中,将原文的英语句式结构与措辞方式,借助汉语俗语、成语及谚语等本土化表达形式进行转化。此种改写策略,既体现了译者对目标语诗学传统中语言审美偏好与表达惯习的主动顺应,亦在客观上增强了译文在目标语读者群体中的接受度与认同感。

例四:撒拉平常頂好靜,不肯多說話,從來沒有說過張家長李家短的,她的志向很大^[8]。

例五:真正是天無絕人之路,苦盡甜來的時候^[8]。

例六:喫得苦中苦方為人人上人^[8]。

晚清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实践承载着“铸造未来国民”的深层诉求。译文大多采用中国传统小说所使用的章回体形式,而译者大多没有意识到儿童的独立性及主体特性,成人的审美被集体无意识地强加给儿童,并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此外,亮乐月对原作中的人物姓名进行了本土化处理,如“顾撒拉”“顾芮夫”“高克美律师”“柯锐先生”“罗麦娜”等译名,在读音与形式上均接近于汉语人名的命名习惯。同时,她在货币单位的表达上亦采取了本土化策略,如“好菜好糖好菓子”“一角钱”“大洋囡囡”等表述,均体现出译者对目标语读者接受习惯的主动调适。从诗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视角来看,此种改写策略反映了亮乐月对目标语文化主流规范的积极顺应,亦彰显其以读者接受为导向的翻译取向。

4.3 赞助人

赞助人系统涵盖出版社、相关机构及教育单位等多元主体。译者在其翻译实践中对宗教文化的融合与呈现,往往折射出来自赞助人层面的深层影响。亮乐月作为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女校,收到李提摩太邀请,1912-1929年期间她担任《女铎报》第一任主笔,其中文著述十分丰富,活跃于办报办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例七:上帝很愛你,叫你得這一個好家^[8]。

例八:上帝必將常常看顧我們^[8]!

例九:我看這個女孩子,雖然是冥冥之中有主救她^[8]。

上述内容都是原文中并未体现的,亮乐月通过压缩小说章节,删除原作中大量环境描写与内心独白,在小说情节关键点处有意识地增加基督教的内容。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在社会化过程中遭受的非人待遇而造成的心理创伤,通过宗教得到了治愈。以此方式使得儿童读者收到教化。宋莉华(2012)在对亮乐月所译介小说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其编译了大量儿童宗教故事,内容涉及耶稣降生、西方国家圣诞习俗等主题。这些儿童读物普遍呈现出浓郁的宗教意涵^[6],反映出亮乐月始终恪守传教士身份,积极履行其宗教使命。从赞助人理论的视角审视,此种编译实践亦折射出宗教出版机构、教会组织等赞助主体对译者翻译选材与价值导向的深层影响。在多重赞助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亮乐月致力于引导清末民初时期的儿童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使其翻译活动兼具文学传播与宗教宣教的双重功能。

5 结语

通过对《小公主》汉译本的考察,本文发现,传教士译者亮乐月在翻译实践中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与赞助人系统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在此背景下,她既承担着语言转换层面的译者职责,亦扮演着西方宗教与文化传播者的双重角色。亮乐月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中的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和语言进行了改写。在宏观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一方面刻意减弱原文的陌生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则优先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致力于提高译文的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从改写理论视角分析清末民初时期儿童文学汉译作品,不仅可以回顾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初期时为了顺应本国读者而采取翻译策略与方法,而且还为当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需充分考量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在意识形态与诗学维度上的差

异,并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接受水平纳入翻译策略的制定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原作进行必要的改写处理。

参考文献

- [1] 李红绿,龙玉勤.亮乐月的西方小说译介及其价值[J].外国语文研究,2021,7(03):71-77.
- [2] 李雪敏.清末民初西方传教士对女童形象的翻译重塑——以亮乐月译作《小公主》为例[J].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1(02):82-85.
- [3] 王泉根.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J].娄底师专学报,2003,(01):68-73.
- [4] 王泉根.论儿童文学教育主义的来龙去脉[J].浙江师大学报,1990,(04):24-30.
- [5] 李文娜,朱健平.从“儿童的发现”到“为儿童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观之嬗变[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

践,2015,(02):80-87+97.

- [6] 宋莉华.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的小说创作与翻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03):94-101.
- [7] 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 [8] 亮乐月,周澈朗.小公主[EB/OL].<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717/8010077102002035.shtm>,2019-07-17.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